

你保佑我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1/31

DENG AN QING — 邓安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Thank You

雷光夏 - 不想忘记的声音



早上一醒来，感觉眼睛肿肿，身子乏力。母亲在楼下喊了很多次让我起床吃饭，我也没有力气答应。母亲后来形容自己的心情，“你每天起得都好早，今天八点多了，你还没有起床，我心下一沉。”我立马明白母亲担心我是不是感染了。

毕竟我是从武汉回来的，毕竟现在感染的人数如此之多……我自己也说不准是不是，但另外一个声音一直执拗地响起：“不要想多了，这就是普通的感冒。”每一年过年回家，我都会感冒的，今年当然也不例外。

长期生活在北京，习惯了有暖气的生活，乍一回到南方，身体不是很适应。感冒了也正常。我如此安慰自己。老家的冷，我曾经曾经如此形容过：

“去我长江边的老家试试，那冷是怨妇的冷，她既不拿大风的爪子挠你，也不拿干燥的语言骂你，她甚至都不看你，她就坐在屋子的深处，不说话。可是你能感觉到她无处不在，每一块砖缝都渗透了她湿冷的心事，空气中每一粒细细的水珠都是她暗暗洒下的眼泪。你挣不脱甩不掉，晚上睡觉时，她的手悄悄地摸你的脸，透过你的肉，摩挲你的骨头。你冷得发抖，她叹息的气息拂过你的脖子。”

而母亲始终不理解我为何这么怕冷，捂着暖手宝，穿了一层又一层，看书的时候腿上还盖着薄棉被，结果还是感冒。她经常忙来忙去，洗这个刷那个，背上出了汗就塞一条毛巾，而我冻冻缩缩，如一只可怜的流浪小狗。

好不容易起床下来吃饭，母亲已经帮我盛好了红薯粥，而我毫无胃口，闻到了菜的油盐味，立马想吐。我忍着恶心吃了两碗粥后，就上楼来了。坐在床上，昏昏欲睡。

母亲进房间时，我正准备脱衣服，她立马说：“你先莫睡，我烧了青艾水，你泡泡脚再睡。”我说好，母亲又下楼去了。窗外连续多日的绵绵冬雨，窗玻璃上结着水珠，风从窗户缝隙里杀进来，裹着凌冽的寒气。我又忍不住一阵哆嗦。

如果我真的感染怎么办？我忍不住想这个问题。首先我肯定害了全家，毕竟我们天天在一起近距离的生活。再一个，我怎么去医院？据说那里已经人满为患，我该如何避免交叉感染？我只有一次性的口罩了，网上买的和朋友寄的，都送不到乡下来，更何况已经封城了……

好多现实的麻烦问题蜂拥而至。最后，我才想到我可能会死，不是吗？肺部被病毒侵占，呼吸困难，身体各个器官都遭到损害……这些想想都让我害怕。

正想着，母亲拎着塑料桶上来了，桶里是滚烫的青艾水。母亲先用毛巾帮我擦背和脖子，让我换了一件内衣；把青艾水倒到洗脚盆里让我泡的同时，母亲又拿生姜片给我擦手和脚。她一边擦一边担忧地看着我。

我勉力地笑道：“没得事。应该就是感冒。”她“嗯”地一声，蹲下来给我搓脚。我说：“我自家来。”母亲不让，她耐心地试试水温，又加了一点热水。我再一次说：“我自家来。”母亲捏着我的脚，轻轻地揉着，“脚暖和了，人身体就暖和了。睡一觉就好了。”等我洗好脚上了床后，她帮我掖好被子，被脚拿薄被子盖住，这样就不会漏风。

一躺下来，几乎立马就睡着了。再次睁开眼时，窗外的雨还在下着。我的身体感觉清爽了很多，精气神又回来了，而且也饿了。看来我真的只是感冒而已，不由地松了一口气。下楼到厨房来，母亲又做了一桌饭菜。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。母亲见此，也松了一口气。

我忽然想起前一年感冒发烧，多日不好，去村卫生所打了几瓶吊针，还是不见好转。我直到临走前一天又打了几瓶吊针，出了一身汗才算是恢复过来。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瞒着我去问了隔壁垸通鬼神的妇人，那妇人说是我刚去世的大姨缠着我不妨，我身体才如此不见好。母亲烧了纸禱了告，我才逃过一劫。

我想这次她恐怕又去这样做了吧，便问她，她默认了。我又笑问：“这次又是哪个先人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个你莫管，现在好了就行。”我笑母亲又搞这一套迷信，母亲忙喝住：“莫瞎说！

菩萨一直保佑你的。”我笑回：“那你就是菩萨，你保佑我。”母亲笑骂道：“你莫乱说，我要有这个本事，你就不会病咯。”